

潍上流风

我的家乡有故事

◎牛钟顺

“梁祝”的故事几近妇孺皆知，一说就发生在我的家乡。我的家乡区划属于安丘市，与诸城咫尺相隔。在界河即渠河的北岸，于我所在村庄西面一公里，有一座“梁祝”坟冢。而被誉为“文官御史祖，一代帝王师”的窦光鼐的墓家，距我的老家也仅有几里地。

关于“梁祝”的传说，可谓流传广且久远，其内容也基本相同。说的是梁员外之女祝英台女扮男装与梁山伯同窗共读三年，感情笃深，祝回家时曾向梁托言为妹妹“小九妹”作媒而许婚，梁回家后方知祝即是“小九妹”，便欣然前往提亲。谁知祝父已将英台另许秀才马文才，英台抗婚不从，两人在封建礼教压迫下，先后殉情而死，化为一双蝴蝶。想来此传说之所以能经久不衰，主要是因为其体现了古代人民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吧。

而在我们本地的“梁祝”传说中，历来认定梁、祝二人俱是渠河对岸的诸城人。相传这个传说最早始于晋代或南北朝时期。现在如果去位于诸城市相州镇的梁山屯村，依然会听到那里的老人们声称，梁山伯就是他们屯里的人。相传梁山伯的乳名叫伯孩儿，自幼体弱多病，家中早年富裕后败落，仅供山伯上了三年学堂。梁与祝的求学之地，一说是 在村东南的小梁山上，旧时的学堂遗迹尚存；一说是 在现在的诸城市石桥镇都吉台村。同窗三载的梁、祝二人私定终身，十八里相送就是送到今天石桥镇的石桥上。后来，当梁山伯得知祝父违背女儿意愿，已将英台强行许配马文才后，相思成疾。梁病入膏肓之时，嘱其母自己死后不到别处安葬，就埋在里文河北崖。因为他知道马文才家在如今的安丘市官庄镇马家庄子村，英台出嫁必经此地。此其一。

其二，在石桥镇的祝家楼村，村人亦称祝英台是该村祝员外之女。据称祝家共三支，英台排行第九，小名九红儿。当时祝家楼共有四座楼，位于村子的四个角上，东北角的楼就是祝员外的栖居之地。祝员外为英台许下婚后事，英台三日不食，至出嫁上轿时方提出必走里文村北，否则绝不上轿。但该村祝姓村民历来矢口否认有英台其人。多少年来，凡是表现“梁祝”内容的戏剧、电影、鼓词等，一概不准进村演出，也不许祝姓人到外村听看，因为祝家认为，本族出了这样一位女子，（在旧社会）有辱门风，故不得宣扬。如此决绝的否认，恰恰印证了祝英台确是祝家楼人。

其三，在石桥镇里文村北的渠河北岸，一条通往安丘市马家庄子村的旧道旁，有座大墓高高立于土丘之上，封土之上双顶并立，这就是“梁祝”冢。据里文村和我村的老人们讲，这里就是梁、祝“化蝶”的地方。说法有二，一说是祝出嫁至此要求落轿祭拜梁兄亡灵，悲痛欲绝碰碑而死，遂葬于此墓；一说确有坟墓裂开英台入墓化蝶之事，当时急得马文才绕墓拉了一圈儿痰蓼。细观墓周，确有蓼藜草蔓缠绕。

如此，我的老家关于“梁祝”的传说相较于其他地方的传说更完整，更具体，不仅有真地点、真村名，更有真人物、真情节，因此也就更真实。乡人常以本地出过这样一个故事及人物而津津乐道，可谓老到叟妪，小到童稚，都能知晓并讲出梁山屯的梁山伯和祝家楼的祝英台的爱情故事，并会亲至渠河北岸指家为证。

除“梁祝”冢外，清朝帝王师窦光鼐的老家，也与我的老家相距不远，仅六里地。去年国庆长假中，青岛几个朋友慕名前来拜谒窦光鼐墓家，我与本埠几位朋友陪同前往。路上，老乡中国海大的李兰生教授给我们讲述了窦光鼐的小故事：

窦光鼐在给太子当老师的时候，如果太子完不成作业，照例与其他陪读者一样被罚跪砖块。一次，康熙皇帝巡视至此，看到太子被罚，心疼不已，拎起太子就走，并说：“我们上学是天子，不上学也是天子。”见老皇帝一时糊涂，窦光鼐也随口应道：“上学或许是尧舜天子，不上学一定是纣王天子。”闻听此言，老皇帝便停住了脚步，对太子说：“回去跪着吧……”

我的家乡有故事，我的家乡故事多
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，传说发生在我的家乡
不知是不是真有其人
可河南岸有个祝家楼村，还有一个里文村
从里文北行约1000米，从我村西行约1000米
在这两村北向西向交汇处
在河的北岸，有一座梁祝坟
少时干农活，站在村西北冷坡地仁望
老人们都在说：看啊，梁祝坟
听过本地人讲的梁祝传说，愈来愈相信这个故事故
就发生在渠河岸边，发生在我的家乡故里

我家门前那条河，我家乡的母亲河
她的名字叫渠河
在这河的南岸，有许多美丽故事和传说
都吉台，斗鸡台
人字湾，溯源需至春秋战国

我家门前那条河，我家乡的母亲河
她的名字叫渠河
在这河的北岸，有许多美丽故事和传说
召忽墓与召忽村，营泉村与李左车
管宁与管公村，十字路村与王诩
老子与老子村，柘山镇有个老子庙
窦光鼐与高家庄，宋官疃与王筠

我家门前那条河，我家乡的母亲河
她的名字叫渠河
河的南岸与北岸，有许多美丽故事和传说
这些大名鼎鼎，这些历史名人
同一区域出现，就在母亲河畔

史海钩沉

“腊八”溯源

◎张铭璇

农历十二月初八，俗称“腊八日”。盖因十二月为腊月，以古人在十二月举行腊祭，故称此月为腊。其实古代腊祭涵盖蜡祭。

腊读xì，本指取猎而获的动物，剥皮加盐，腌成肉干，谓之腊，专祀祖先。而蜡，读zhà，专祭“百神”。

《礼记·郊特牲》记载：“天子大蜡八，伊耆氏始为蜡。蜡也者，索也。岁十二月，合聚万物而索飧之也。蜡之祭也，主先啬而祭司啬也，祭百种以报啬也。飧农及邮表畷。禽兽，仁之至，义之尽也。古之君子，使之必报之。迎猫，为其食田鼠也。迎虎，为其食回家也，迎而祭之也。祭坊与水庸，事也。曰：‘土反其宅，水归其壑，昆虫毋作，草木归其泽’。”文中“先啬”指神农氏，“司啬”指后稷；“农”指古代有功子民的田畷农官；“邮表畷”指田畷官在田间督耕时住的庐舍；“猫虎”指捉鼠护粮之猫和吃野猪（田家）而护粮的老虎；“坊”指防洪之堤堰；“水庸”指灌溉之水渠；昆虫指螟螣之类。

经学大师郑玄注解天子蜡祭之“八蜡”是：“先啬，一也；司啬，二也；农，三也；邮表畷，四也；猫虎，五也；坊，六也；水庸，七也；昆虫，八也。”这种连动物、建筑物、昆虫一并祭祀的蜡祭，其主要目的是酬谢“八蜡”对农耕庄稼丰收的恩赐。但如遇收成不好的年景，就会降低祭祀的规格标准，甚至停祀。

《礼记·郊特牲》曰：“八蜡以记四方，四方年不顺成，八蜡不通，以谨民财也。顺成之方，其蜡乃通，以移民也。”

孔颖达疏注：“‘八蜡以记四方’者，言蜡祭八神，因以明记四方之国，记其有丰凶、灾荒之异也。‘四方年不顺成，八蜡不通’者，谓四方之内年谷不得和顺成熟，则当方八蜡之神，不得与诸方通祭。所以然者，以谨慎民财，欲使不熟之方，万民谨慎财物也。‘顺成之方，其蜡乃通’者，因四方之内，有顺成之方，其蜡之八神乃与诸方通祭。所以然者，以其蜡祭丰饶，皆醉饱酒食，使民歆美也。”由此可见，古人蜡祭是对“八蜡”的酬谢性祭祀，尤其是五谷丰登的年景，人们对“八蜡”要隆重祭祀。反之，若是颗粒无收，人们便要取消当年的蜡祭。

临朐东北本有一座八蜡庙，所祀便是先啬、司啬、田畷、邮表畷、猫虎、堤坊、水庸、昆虫。清朝时期圮毁。

另据明嘉靖《青州府志·祀典》记载，明朝初年，建八蜡庙于栗山之巔。栗山，远望如锥，形似粮堆，位于临朐东北，其上亦有八蜡庙，盖因朐城东南弥河彼岸有座山，名曰“胸山”，以其形如卧鼠，又名“老鼠山”。

清张敦仁《临朐编年录》记载：“康熙八年铸铁猫于胸山。”查阅《临朐县志》，此次冶铸铁猫由时任临朐知县郭开桂倡铸，目的是震慑巨形鼠山。

何时毁除铁猫？《临朐编年录》记载：“康熙五十七年（1718年）毁胸山铁猫。”为何毁之？史家未言。此乃初毁，第二次毁除铁猫，乃是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，僧格林沁率清兵至此，因铁猫与长毛（捻军）同音而毁之。铁猫设于老鼠山顶，目的是镇猫护米（弥河）栗（山）。

古人在蜡祭之后，接着进行腊祭，祭祀对象是“先祖五祀”。

《礼记·月令》记载：“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，大割，祠于公社及门闾，腊先祖五祀，劳农以休息之。”郑玄注曰：“腊，谓以田猎所得禽祭也。五祀，门、户、中霤、灶、行也。”中霤，指天窗，院内之地。行，指行神。可见腊祭的目的是敬祖、荐新、犒劳农人，令其休息。

《礼记·郊特牲》曰：“既蜡而收，民息已。”孔颖达疏注：“先蜡后息民，是息民为腊，与蜡异也。但不知腊与蜡祭相去几日，唯隋礼及今礼皆蜡之后日。”

唐朝的孔颖达已经不知古代腊祭与蜡祭相隔几日，只知隋唐礼俗：腊祭在蜡祭之后日。即二祭相隔一天，蜡祭在前，腊祭在后。如果今天的腊八节是古代的蜡祭的话，那么古代的腊祭则是腊月初十；如果今天的腊八节是古代的腊祭的话，那么古代的蜡祭则是腊月初六。

历史上的腊八节祭“八蜡”用羊、豕作供品，而祭“先祖五祀”的腊祭则必须用畋猎打来的猎物作供品。可以推知：古之腊祭要比蜡祭的历史久远，这是因为古人靠猎物作供品的时代尚无作物种植技术。当时人们过着部落式的群居群猎生活，只能用猎物供奉祖先；后来神农氏发明农耕技术，才有了稼穡种植，才有了“八蜡”出现的必要。祭祀“八蜡”所需的羊、豕已是养殖技术下的成果。所以说腊祭要比蜡祭历史久远得多。

据《辞源》注解“八蜡之祭”曰：“每岁建亥之月田功告成，则合聚八（蜡）神而报飧之。”建亥之月应为阴历十月，也就是说古代的“八蜡”之祭是在三秋结束之后的十月，并非是在腊月。十月已属冬季，庄稼收完，田功告

成，于是酬谢“八蜡”护农之功。藉此而断：腊月初八的祭祀本意是祭祀“祖先五祀”，并不是祭祀“八蜡”。古人畋猎，只有十月之后，尤其是冬至交九以后，天气最冷，畋猎的猎物容易保存，不易腐败，便于冷藏肉类，制作干肉。何为腊（xì）？腊者，干肉也。所以笔者认为：十二月初八的“腊八节”应为腊肉祭祖的腊祭。而“八蜡”之祭本在十月田功告成时期，后人移入腊月初八，嫁接而成。可以这样说：腊祭才是原本正统的纯正“腊日之节”。

东汉应劭《风俗通》卷八《祀典·腊》注曰：“谨按《礼传》：‘夏曰嘉平，殷曰清祀，周曰大蜡，汉改称蜡。腊者，猎也，言田猎取禽兽，以祭祀其先祖也。’或曰：‘腊者，接也，新故交接，故大祭以报功也’。”腊祭在夏朝称“嘉平”，殷商称“清祀”，周朝称“大蜡”，秦汉称“腊”。由此文可证：腊祭在夏朝之前就已经出现，畋猎取兽以祀先祖应是原始部落群居群猎时代习俗，而蜡祭则是在人类进入农耕时代的祭俗，比腊祭要晚得多。

先秦时期，“腊日之节”是人们一年中的大节，汉代文学家蔡邕《独断》释曰：“腊者，岁终大祭，纵吏民宴戏。”此时正值农闲，人们百无聊赖，于是借节娱乐便成为必然，加之适处秋收冬藏时节，为节日宴戏娱乐提供了物质保障，所以人们要借机娱乐庆贺。

《太平御览》卷三十三引隋杜公瞻语曰：“近日蜡，腊兼设，蜡在十月，腊在岁终。隋开皇四年始修建亥之蜡，直为建丑之腊。”由此可知：隋开皇四年之前，人们在十月蜡祭“八蜡”，在腊月腊祭“先祖五祀”。从开皇四年开始，停祀“八蜡”，只进行年底的腊祭。或许这就是历史上由腊、蜡二祭合为一祭的开始。

宋代高承《事物纪原》卷八《岁时风俗部·赛神》记载：“今人以岁十月农功毕，里社致酒食以报田神，因相与饮乐，世谓社礼，始于周人之蜡云。”可以看出，周朝的蜡祭在宋代被演化成“社礼”。而明代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余》则记载：“十月朔日，人家祭奠于祖考，或有举扫松浇墓之礼者。八日则以白米和胡桃、榛、松、乳菌、枣、栗之类作粥，谓之腊八粥。”将此文与宋代高承文相联系，似乎十月一祭祖源于宋代的“社礼”，即周朝的腊祭。田汝成文中“腊八粥”实际上是

另有来历。

汉晋时期，腊祭日期并不固定，据史书记载，汉武帝时代在大寒节气邻近的戌日为腊祭。三国时期，腊祭改在了冬至后第三个丑日举行。南北朝时期，梁代将腊祭固定在了十二月初八，遂成后之腊八节俗。

梁宗怀《荆楚岁时记》文载：“十二月八日为腊日，谚语‘腊鼓鸣，春草生’。村人并击细腰鼓，戴胡头及作金剛力士，以逐疫。沐浴转除罪障。”由此记载可知，南北朝时期的腊祭还配套了击腰鼓，戴胡头等民间玩艺。

隋朝的腊祭初在孟冬下亥，后改为季冬年尾。据《隋书·礼仪志二》记载，隋代腊祭在十二月最后一个亥日。

唐朝时期，开元年间初设腊、蜡二祭，蜡祭在寅日，腊祭在辰日。后来又 将蜡祭并入腊祭。

金元时期官方对腊、蜡停祀。

明代官方不重腊祭。

民间腊祭则沿袭宋朝仪制，以戌日为腊。明徐光启《农政全书》卷十一注解：“至后第三戌为腊，腊前三两番雪谓之腊前三白，大宜菜麦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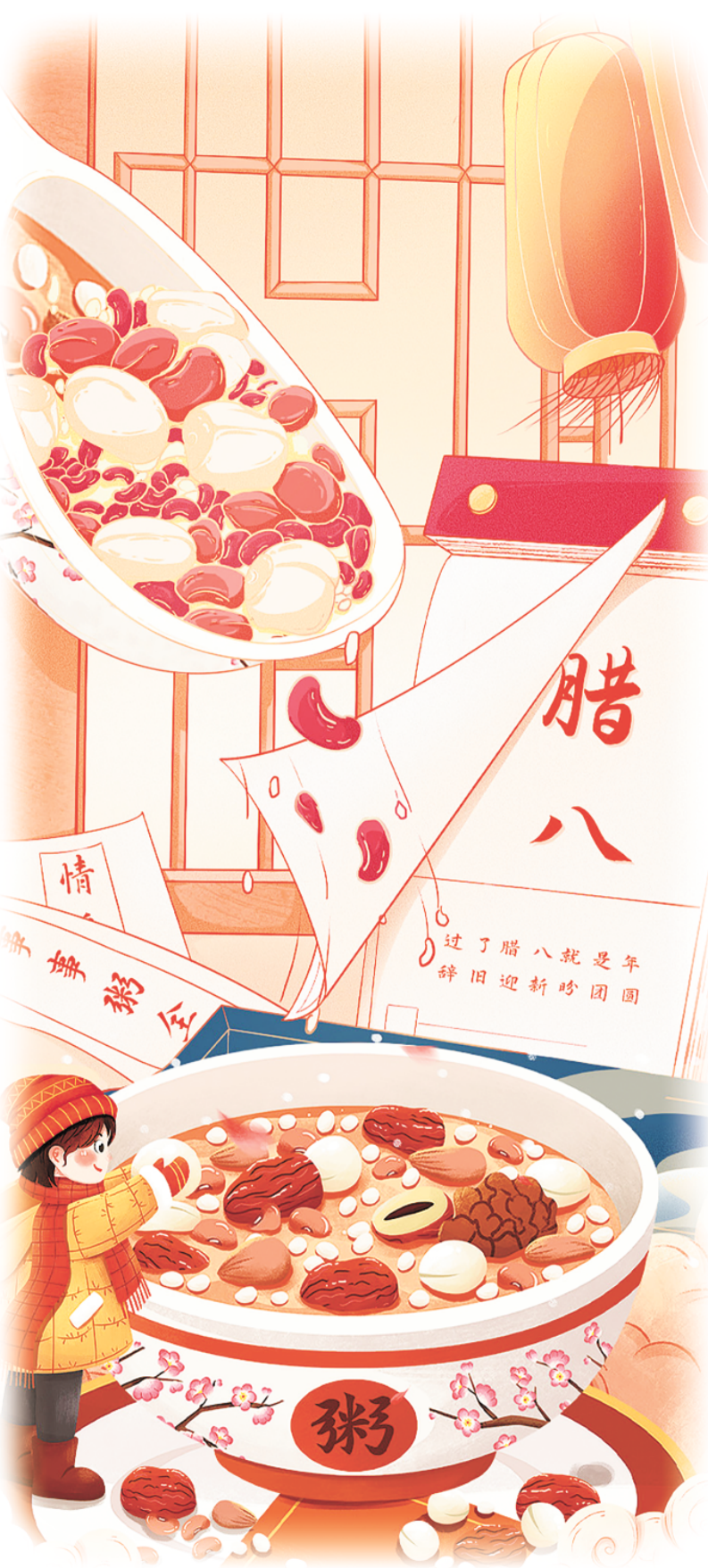
清代帝王仍行蜡祭之祀，至乾隆年间停祀蜡祭。据《清史稿·礼志三》记载：“乾隆十年，诏罢蜡祭。”从此官方蜡、蜡之祭在中国历史上告终。

民间虽有腊、蜡之俗，但多数被腊八节混淆得难辨东西，其实腊八节兴起较晚。十二月初八日也是佛教的节日，寺庙会在这一天向民众送腊八粥，取得了人们的好感。久而久之，大多数人便只知腊八节，而不知固有的“腊日之节”了。

细究其始，腊八节的历史只能溯寻到宋代。梁唐时期的“腊日之节”虽然是在腊月初八，但并不叫“腊八节”，而是叫“腊日节”。只有到了宋朝，人们才过两个节日，即腊日节和腊八节。

据宋代吴自牧《梦粱录》卷六记载：“冬至后，戌日数至第三戌便是腊日，谓之君王腊。腊月内可盐猪羊等肉，或作腊肥、法鱼之类，过夏皆无损坏。惠民局及士庶修制腊药，俱无虫蛀之患。此月八日，寺院谓之腊八，大刹等寺俱设五味粥，名曰腊八粥。”由此可见，宋朝人主要还是过腊日节，寺院僧尼过腊八节，设五味粥，即腊八粥也。

经过数百年传承、演变，民间形成了腊八食粥的风俗。



文物会说话

岁寒心暖暖

——清刘嘉颖《岁寒守岁图轴》

◎崔斌



《岁寒守岁图轴》(资料图片)

清代刘嘉颖的《岁寒守岁图轴》，静静置放于潍坊市博物馆的展厅，见证着又一个岁末的到来。虽天寒地冻，然春意已近。

图轴纵68.0厘米，横41.5厘米，纸本（以纸为底的字画，有别于绢本），水墨淡着色。此画取王石谷浅绛山水画风格，整体构图工整，用笔细腻温润，色彩清新典雅，画面呈现一派“岁寒守岁”之寒“静祥和气息。

浅绛山水，是中国山水画的一个类别，特点是素雅清淡，明快透澈，是在水墨勾勒皴染基础上敷设以赭石为主色的淡彩山水画。

画面上，远山寒透，林木凋落清寂，显露出嶙峋的山体，有稀稀落落的树木点缀于山头，只留下孤寒的枝干。山体起伏，中间散落着苍茫的气息。左侧的一片松林，是少有的苍翠，执着地坚守着山间的生机。梧桐树的群落，将视野拉到中景，山中的一条无名小径两侧树影婆娑，小径的尽头是一处院落。

木门半开，石墙环绕，却不是闭合的深宅大院。院墙阻隔了部分山体，却将两处裸露的岩石拥进怀中，岩石之下是山中的水流。这原是山幽。

竹林的掩映之下，两处坡顶房屋矗立，一处起居，一处会客。梧桐树下的客厅，有一群人围坐炉火周围，在谈笑着。此为除夕，春天悄然脚步似乎已经融化了寒意。人们平静地守岁，带着淡淡的喜悦和坚实的希冀。

画面右上角为刘嘉颖题款，左下角为“烟云供养”押角白文印。画外裱绫处从右至左依次有陈蜚声、王景祐、刘抡升、王曾裕、郭恩孚、张昭潜等地方名家题跋，仿若一次纸上的文人雅集。

刘嘉颖确乎也是一位高士，一位高冷的名士。

刘嘉颖（1861—1902），字石芙，潍县城里水巷子人。他幼年聪慧机敏，却超尘脱俗，不热心仕途，恰好其父刘温喜好书画，耳濡目染之间，刘嘉颖爱上了书画，终日在家潜心临摹父亲收藏的前贤名迹。

后来，刘嘉颖结识了潍县金石学家陈介祺，相见恨晚，互为知己。陈介祺经常请刘嘉颖到府赏阅珍藏的唐宋以来的名画，嘉颖才知道陈介祺的收藏“富甲天下”，而他乐于“坐卧游泳其中”，如饥似渴地领略古人文作的门道，积年累月，刘嘉颖眼界开，画艺进，造诣长。

刘嘉颖研学书画，有自身的方向。他的花卉以恽南田为师，山水宗法王石谷，人物效法陈老莲。从模仿到创作，渐成风格，其作品被誉为“构思新颖，光彩淋漓，鲜嫩不腻，情趣高雅”。相传他曾经临摹王石谷、恽南田未题款的画卷，有人转手得到后，仿恽、王二人的题款、印章，带到京师高价出售，曾被名鉴赏家当作真迹抢购，可见手法几近乱真。

刘嘉颖的高冷也是看对谁，对同道之人，他的热情温暖了许多人。而像《岁寒守岁图轴》这样的题跋盛宴，也并非一回。

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八月，胶东诗人白永修从平度来潍拜访。刘嘉颖出示自己摹恽南田山水12幅，请白永修题词，白欣然题写：“……君画足逼古，如见真山石。日夕小轩中，突兀起天壁。”同乡人、清翰林院编修郭恩康也曾为刘嘉颖画作题道：“石芙表兄的山水水墨墨精妙，直如瓠香之室……”文人美誉，也如甘饴。而刘嘉颖为同道者的认可欣悦有加。

潍城诗人郭恩孚十分欣赏刘嘉颖的作品，刘嘉颖感念知遇，慷慨赠送郭《花卉画册》12幅。郭恩孚请状元曹鸿勋逐幅题诗，他自己则题签为《海滨二妙图》，寓意刘嘉颖和曹鸿勋二位的诗、画合璧。郭恩孚还征集诗作美文，学者张昭潜首先作《海滨二妙图序》交付，继而在画册上题诗的名家有数十之多，一时成为盛事。

有一年，刘嘉颖在十笏园作画，当年十几岁的丁叔言满是崇拜，拜刘为师。而后，刘嘉颖接收了众多弟子，如丁东斋、刘秩东、贺念初、田果汀等，后来都成为著名画家。后来，刘嘉颖被推崇为“潍县画派”的奠基人。

在画上写题跋是古人的一种雅好，往往也成为文人袒露心迹，抒发性情的介质。《岁寒守岁图》是刘嘉颖专为学者张昭潜绘画的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除夕，已是古稀之年的张昭潜，凝神画上周围守岁的家人，突发感慨，挥笔在画下写题跋，回想自己一生：“饱阅炎凉七十年，茫茫回首付云烟。”年年疏水供清贫……廿年家口幸平安”。跋文道尽了年华甘苦、世态炎凉，但他蓦然回首间醒悟：在艰苦的岁月里，一家人平安无恙才是最大的幸福。

这幅画现珍藏在潍坊市博物馆，除了张昭潜自题跋文外，还有数位潍县文化名人的题跋。岁月清寒，刘嘉颖温暖了一众好友，朋友们也以融融的春意温暖着醉心于水墨丹青的刘嘉颖。